

行走的故乡 (外一首)

□王晓阳

一朵雪在天空打开身体
悠悠而来 盈盈而笑
这个冬天的书签
被从故乡来的风捎带
山一程 水一程
抵达我的面前
在我面前的
还有一朵水中的菊
翻滚 腾挪 绽放
吐出熟悉的馨香和味道
这是朋友从故园带来的金秋
谓之行走的故乡

山村炊烟

北风歌脚
万物寂静
一朵雪惊醒了犬吠
犬吠惊醒了炊烟
它着一身青色的轻装
顺着天空的梯子
一步一步攀爬
偶尔被风打乱了行程
坐在山村之上发呆
不知是思考人生
还是眷恋什么

雪夜

□罗裳

雪在开花
一朵接着一朵,挤满了
村头、枝头和心头

尘世,纯粹而安详
无边的冬夜
被一朵一朵的洁白照亮

孩子们跳跃着,欢笑着
看见通往天堂的路
在纷飞的雪花中闪现

三两声啼鸣
是鸟雀从高处的睡眠中醒来
搬动白银的幸福

满头白雪的老榆树
佝偻着腰
在如豆的灯火里越发苍老

那枯黄的窗户呵,仿佛
含泪的注视
总担心,这飞雪会绊倒游子的思念

察尔森水库 (二首)

□陈小秋

在水库拍照

真的,请别阻挡我
也许跟你们不同
我行遍天下水
除了西湖,千岛湖还有大海
也拜访过都江堰和三峡大坝
蓦然回首,最动容的
还属身边小众的“灯火阑珊”
就是我“剪不断,理还乱”的念想

面向水面,海鸥一次次
扑进手机,领我寻求看去
水面在走,岸边绵延金黄树林
船上人手指村落
炊烟在村子上空曼舞

微风抚摸湖水

眠于苍山的父亲
身后有一片庞大水系
耐心地睁大眼睛
静观时光追赶四季
追赶山林,庄稼,云彩
追赶每一只水鸟的鸣唱

唱吧,唱吧——察尔森水库

充满了成熟的底气
现在,正用健硕胸膛
用冬日赋予你的落落大方
高高端起,一大盆深情
为大自然庄严的仪式
倒影在你的梳妆镜里

微风抚摸湖水
湖水也把微风灌醉
水库聚精会神把自己擦拭明亮
就这样,一天天送走星月
也把父亲送给遥远
带着他对人世间 的留恋与眷恋

□陶长坤

望着窗外大雪纷飞,忆起那年入冬以来,邂逅数月,没有飘落一片雪花 直到转过年来的正月初八,才下了第一场雪,已是立春的第二天,下的是地地道道的春雪了。

我在呼和浩特已生活了30余年,度过了30多个冬天。此前,每冬都要下几场雪,并且是大雪,有时还是暴雪;可那个冬天却历久不雪,天干地燥,细菌病毒孳生、肆虐,许多人得了重感冒,医院里人满为患。患者大多将病因归罪于老天爷不下雪。不下雪就盼雪,越盼越不下,越不下就越盼,有人带着哀求的口气叹息道:“老天爷啊,你怎么还下一场雪呢?”我过去对塞上雪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对雪和下雪毫不以为奇,也毫不在意,可今年得了感冒,并由感冒引发了肺炎,住了半月院才好。于是对雪也感起了兴趣,并也天天盼望起下雪来,大脑里已形成一个解不开的“雪”情结。

终于要下雪了。气象台虽然预报的是小雪,可我仍然很兴奋。雪是夜间下的,清晨我便下楼出门,站在台阶上观看雪景。只见房顶上、树身上、空地上,都覆盖了一层不薄的雪,大约有中等偏下的规模。四望一片白皑皑、白花花、白晶晶,仿佛一夜之间,造化给大地披上了一件鄂尔多斯牌的白羊绒衫。

天上还飘着零星雪花。我手里握着音乐播放器,一面听着邓丽君的歌,一面穿街过巷地朝南湖公园走去。路上已见有人在自扫门前雪,还见几匹小狗子,在雪地上戏耍打闹。有小土狗,也有小洋狗,大约是第一次见到雪,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蹦跳、撒欢、互追、大叫,竟成了雪地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狗似乎比人更热爱大自然,更喜欢新生事物,不然,为什么小狗已经在赏雪踏雪玩雪了,而许多人却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南湖公园位于青城的西南角,离我住的小区不太远,二三十分钟就可走到。我到时,公园里已有少许人在踏雪了。

南湖公园里,并排着3个大小和形状相仿佛的小湖泊,一字儿摆开。东边的一个,我称之为东湖 西边的一个,我称之为西湖 中间的一个,我称之为中湖。我绕过东湖,直接来到了中湖。

中湖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小岛,小岛上有一个同心圆的祭坛,祭坛上还

塞上雪

有一个同心圆的敖包,敖包上高插着一杆苏鲁锭,苏鲁锭上端和周围的树间扯起的绳上,挂着一片片彩纸。这是我常来攀登的地方。因为祭坛是公园中央的一个制高点,站上去可登高望远,一览全园的景色。

祭坛的四周都是雪,我踏着雪地围着敖包转圈,一边转,一边透过树隙观看四边的雪景。转着转着,我就转入了对雪的追忆中。

小时候,我看的家乡雪。我的故乡在黄河之滨的华北平原上,大雪一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留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家乡雪后景象有两个:一个是大雪初霁,旭日东升,一只五彩大公鸡屹立在雪地上,昂着头,对着太阳引吭高歌;另一个情景是,太阳照大地,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雪水在房檐上结成冰棱,如同大小不一的一根根獠牙,孩子们用棍将冰棱挑下,或放进嘴里,咯崩咯崩嚼着当冰棍吃,或拿在手里作武器,互相打斗,做着三英战吕布、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游戏。

大学时期,我在上海度过了5年。江南少雪,但有一年,却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毛绒绒软绵绵地铺了厚厚的一层,足有小半尺深。同学们大都来自南方,还有的是东南亚国家的归侨。他们初次见到雪,欢喜异常,堆雪人、打雪仗、滚雪球,雪团横飞,雪粉迸溅,几乎将整个校园都闹翻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岭林区工作——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林海雪原。从此年的10月份到来年的5月份,足足有7个月的时间被雪覆盖。一旦下起大雪来,天地一片混沌,就像粘合在一起;天晴后,刮起毛毛风,卷着雪粉呼啸着飞扬,让人听了就会心惊胆颤。那雪是太酷又太可怕了,今天回想起来,还背后嗖嗖生冷。

读研究生期间,我在沈阳,看到的还是关外雪,并无什么特别新鲜处,故印象不深,心里几乎已全无痕迹可寻。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呼和浩特工作,一住就是30多年,年年见到的还是塞北雪、塞上雪。年年见雪,就像年年读同一页书,读来读去,就熟视无睹、漫不经心了。

真正重新燃起我对雪的兴趣的,还是今年。

走下祭坛,向西走去,来到西湖的一座小桥边。这是一座木质的小桥,高低参差,曲栏回护,玲珑剔透,颇有江南园林中小桥的雅致。我走在桥上,看天低云厚,雪花飘零,忽又想到《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那首脍炙人口的咏雪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

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我很喜欢这首诗,眼前的景象与诗中所描写的又何其相似乃尔,只可惜缺了头咳嗽叫的小毛驴儿。

走过小桥,前面便是一片黑苍苍的小树林了。绕过树林,又来到西湖北岸,走下岸去,来到雪封冰冻的湖中央,游目骋怀,看周边盛景。随着雪花飞飘,我的思绪也又激荡起来。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雅士,总爱吟咏风花雪月,也多有名章佳句。李太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写雪大的;岑参的“胡天八月即飞雪”,是写边塞雪早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写雪美的。大约雪的风情万种,万种风情,都让文人们写尽了,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也多处写到雪,着笔最力的一处,是贾府的女眷们在大观园的芦雪庵中雪天即景联诗的那回。你一句,我一句,以雪为旨,串联成一首五言长诗“一夜北风紧,开门雪尚飘。入泥怜洁白,匝地惜琼瑶。有意荣枯草,无心饰萎苕……无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欲志今朝乐,凭诗记舜尧。赞美了雪的高洁。

鲁迅虽为南方人,却也爱雪,他的散文诗集《野草》中,有一篇就名《雪》。他用对比的手法,既赞美了南国雪,也赞美了北国雪。“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肤。”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却永远如粉,如沙……”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梁实秋也写过一篇名曰《雪》的小品。他紧紧扣住一个“雪”字,旁征博引,涉雪成趣,并点出了“雪的可爱处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别。”雪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在农事方面……俗语所说‘瑞雪兆丰年’,即今冬积雪,明年将丰之谓。”确是一篇质、文俱佳的作品。

雪似乎越下越大,一片片雪花落在我的身上,很快便满身皆白,银装素裹,成就了一幅“孤身琉璃翁,独立南湖雪”的雪中剪影。

我的思绪化入了飞舞的雪花中,人、雪融为一体,共悦于天地之间,于是自己化成了雪花,还是雪花化成了自己,都无所谓了。

拳

□刘希

老刘是个孤儿,小的时候没少遭受别人的欺负,后来,他跟人学习武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习,渐渐地打得一手好拳,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

老刘到了30岁,还没找到结婚对象,后来村里有个姑娘见他勤劳肯干,便招了他做上门女婿。第二年,老刘得了个儿子。

儿子聪明可爱,老刘时常在儿子面前表演拳术,儿子每次看着他打拳,都是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老刘想,教儿子打拳吧,既能强身健体,还能免遭人欺负,跟儿子一说,儿子居然拍着手掌叫好。儿子似乎有练武的天赋,一招一式学得有模有样,每天早上,老刘带着儿子在院子里打拳。

那年冬天,儿子5岁,老刘带着妻子和儿子从远房亲戚家返乡,火车站人很多,老刘让老婆看着儿子和行李,他独自去排队买票。票没买到,便听到有人议论,说谁家的孩子不见了。老刘顿觉不妙,赶紧跑到老婆跟前,见老婆蹲在地上,行李还在,但儿子不见了。原来,儿子闲着无事,竟然脱了衣服开始打起拳来,这大冷天的,一个孩子竟然光着膀子打拳,很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好几个人围着老刘的老婆问长问短,他老婆一

转头,儿子不见了。

儿子被人贩子拐走了。老刘自责不已,因为儿子打拳让人贩子盯上了,老刘认为都是自己的错。老刘一打拳就会想起丢失的儿子,他不再打拳了,就是有人高薪聘请他当武术教练,他也不去。他一门心思想找儿子,全国各地都找遍了,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一晃,老刘60多岁了。尽管老刘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老刘心里依然空落落的。他想大儿子。

听说去派出所采血就有可能找到儿子。老刘看到了希望。

可是,5年过去了。儿子依旧杳无音讯。老刘常常望着儿子的照片发呆,心想着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着大儿子了。

一天晚上,老刘被一阵电话铃声惊醒,那边告诉他,让他第二天去认亲。老刘听到这消息呆了半晌,他激动得拉着老婆说了一夜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老刘就去派出所, DNA 比对结果出来,老刘喜极而泣,抱着丢失了30年的儿子,号啕大哭。

这之后,每天早上,老刘都在院子里打拳。



大雪

□陶淑红

夜里一场大雪。

醒来时一睁眼,窗上已是明晃晃的。看看闹钟,不过才五六点钟,又窝回暖被窝去,然而想出去看雪的心终是不甘。辗转的功夫,女儿醒了,睡眼朦胧地问怎么了,我答之以下雪了,她立马赤脚跳下地去打开窗帘,看到触目的一片雪白,即刻去衣柜翻找,一边一迭声地催促着我:“妈妈!快点快点!起来了,踏雪去!”受女儿的鼓舞,我也忙跟着她探身到衣柜的深处,翻出厚厚的羽绒服来。

天地一片苍苍茫茫,远山近树,层层叠叠的,全笼罩在这雪世界里,只远远的天际隐隐的有一缕儿淡蓝,透出一抹儿天青的底色。细细密密的雪粒纷纷扬扬地漫天飞舞着,打着、练剑的、晨跑的、早市上的小摊贩全都不见,下棋的小方桌上、篮球架的底下、孩子们游戏的滑梯上,也没了往日里热热闹闹的景象。整个世界都变得安静起来,只听见雪落的声音,沙沙,沙沙……

原木制的长椅,静静地立在这一片雪白里,椅身上覆着一层松松软软的雪白,翠绿的松树尖顶上,也覆着一层层松松软软的雪白,松枝微微地下沉着。女儿看着立在松底下的我,一时顽皮起来,轻轻一弹松枝,满树的雪白簌簌地落了下来,落了我满身满脸。正待反身回击,忽见碧绿的松针中间,又隐隐地露出一个个褐黄色的玲珑的小小松塔来,一时竟忘了满身满脸的雪。倘若这时有几只松鼠来捧了这小小松塔剥食松子,该是多么的有趣。

广场中心高高矗立着的雕塑在这一刻仿佛也生动了起来。雕塑头上顶着的盔甲落满了雪,雪花模糊了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他的战袍迎着风雪卷起,一只手高高地扬着,凌云的壮志似要破空而出,战马的鬃毛上也落满了雪,铁蹄奋力地高抬着,像是要嘶吼着腾空而起……雕塑的下面,皑皑的白雪,浅处没过我的脚踝,深处将及女儿的膝。

我们一路手挽着手踏雪前行,回看雪地里,两行浅浅深深的脚印,一



《内蒙古文艺》客户端



《内蒙古文艺》微信公众号